

Jean Baudrillard



Cool Memories II

1987-1990

冷 记 忆 2

Cool Memories II: 1987-1990

Jean Baudrillard

[法]让·波德里亚 著 张新木 王晶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冷记忆 2/(法)波德里亚著;张新木,王晶译. 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9.1

(精典文库/周宪主编)

ISBN 978-7-305-05669-7

I. 冷… II. ①波… ②张… ③王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4371 号

Jean Baudrillard

Cool Memories II

Copyright © 1990 by Éditions Galilée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 by NJUP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Éditions Galilée

Through Garance SARL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07-077 号

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press.nju.edu.cn>
出版人 左 健

书 名 冷记忆 2

著 者 (法)让·波德里亚

译 者 张新木 王 晶

责任编辑 杨全强

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
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

开 本 880×1 230 1/32 印张 4.125 字数 73 千
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~5 000

ISBN 978-7-305-05669-7

定 价 14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2169 025-83592317

电子邮箱 sales@press.nju.edu.cn(销售部)

nupress1@public1.ptt.js.cn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*Each of them was born
None of them were killed
Everybody will be dead*^①

① 原文即为英文,意为:他们中每个人都出生了/他们中没有人曾被杀害/每个人都将走向死亡

一个大陆，由于其质量的庞大，使光线偏向，因此不能看到自身；使动力线偏向，因此不能遇见自身；使概念的光芒偏向，因此无法设想自身。

这样一个精神物体无疑是存在的，但它从不在我们面前出现，若出现，那是为了识别它在现实中孕育的微妙扭曲。

只有通过纯粹的类比，我们才能预感到它；只有通过纯粹的预测，我们才能依靠它。而今存在的只有紧闭的双眼，通过视网膜或者眼皮见到的只有麦角酸^①式的幻觉。但只需要稍稍注视这个物体，就能促使它发出额外的光芒。

^① 一种毒品，服用后会出现瞳孔扩大、视力模糊或错觉(常看到鲜明的色彩移动)等症状。

这是绿光^①的形而上学：在白昼与黑夜之间，任何球体^②都可以归结为赤道上的一个点。

这是思想的绝对地平线。

所有境况都从一个物体、一个片断、一个现时的顽念中得到启发，却从来不从一个思想中获得灵感。各种思想来自四面八方，但它们被组织在客观的惊奇、物质的偏差或某个细节的周围。分析如同魔术，在无穷小的能量上耍把戏。

对于我，一个人工智慧的灵长类动物，屏幕还是屏幕。在电脑屏幕前，我搜寻着电影，找到的却只有字幕。荧屏上的文本既不是文本，也不是图像——而是一个过渡性的物体（视频就是一个过渡图像），只有将它从一个屏幕折射到另一个屏幕，变成互不连接的光谱信号时，才具有意义。

① 绿光是一种特殊的光学现象。太阳光谱有七种颜色，借助三棱镜，很容易把它们分离出来。当条件适合时，绿色不与邻近颜色混合，肉眼便能看到。

② 太阳并不是唯一能够发出“绿光”的天体。有人发现金星在落下时也会有绿光现象。

在思考邪恶问题时，最难办的就是将任何不幸和犯罪感的概念从思想中清除出去。

是否应该真的强迫自己去思考？有时会觉得，另外一种经历，即思考和写作动力逐渐衰退的经历，或许会更加清新，更加奇妙。那么这种习惯的改变究竟能到什么地步？

任何宿命都位于相互无关紧要的进程的交汇处，因而相遇（包括爱情缘分）的概率微乎其微。但这种最小的概率也夹带着一种预料，以神奇的速度增加着相遇的机会。宿命就像一个镜子游戏，自我安置在这种微弱概率和这个绝对预感的交汇处。

要为理论的曲解或误会辩护是没有希望的，就像这个黄油面包片的故事：萨拉来见犹太教主持，对他说：“啊，真是一个奇迹！今天早上，我的面包片掉在地上，可涂有黄油的一面并没有朝下！”

主教回答道：“我的小萨拉，那是你涂错了面。”^①

我的诊断是不可知的

我像一个嗜碱性细菌，将颗粒凝聚成块

我像水那样保留着你的记忆

那是在人类遗传研究所(Igh)中，当溶液被稀释到 120 状态时，其最后一个分子的记忆^②

我就是最后这个分子

我就是那个着了魔的嗜碱性细菌，将颗粒凝聚成块

我就是保留你记忆的那种水

在与男人分离后，一个女人怎样重新变得让男人垂涎欲滴呢？这还是个谜。除非有一种使分离永恒的欲望。在离开自己身体的

① 出自一则关于犹太教主持的幽默笑话。原文大意是：小女孩萨拉有早餐吃面包片的习惯，但每次不小心面包掉地的时候，都是涂有果酱的一面朝地。然而有一天，面包片掉地时却是另一面朝地，于是她问主持，是不是上帝显灵？主持回答说，“那是你涂错了面。”言下之意不是上帝显灵。

② 1988年6月，著名的英国《自然》杂志曾发表法国科学家本维尼斯特(Jacques Benveniste)的发现，当把 Ige 抗体的溶液稀释 10 的几十到上百次方倍后(理论上已经与纯水没什么两样)，抗体的活性却依然保留。换句话讲，水保留着曾与之接触物质的特性。这种理论又被称为水记忆假说。作者在这里借用了水记忆的现象，但与生物学实验本身可能有误差：Igh 是人类遗传研究所，而 Ige 是一种抗体，似乎搞混了，但也可能是故意为之。

时候,有些人会在身体前面看到一种回溯性的耀眼景致。

灯塔的亮光下,一群熙熙攘攘的身影,人头攒动,笼罩在海洋上升起的雾气中,这是一些虚假的躯体和面孔。男人们蜷缩在远离炎热的地方,在夜幕降临时又重新露面,坐在一串串被割了喉的鸡、冒着烟的内脏和木炭火堆的周围。两个女人在沙丘上跳着肚皮舞,召唤人们走向死亡的循环。没有人工照明,只有沉默的骚动。脸庞、眼睛、衣服、牲畜、卡在喉部的语言、发自内腔的痛苦,还有瘟疫的大杂烩等等。所有的一切,即便是女人的绰影、窃窃的私语、有海水味的亚麻布帘、欢声笑语等,一切都拥有潜在的暴力,听从着某种原始的指令。这是穆斯林家室和奥斯曼后宫的那种命令。

从森林那边突然飘来阵阵浓雾,沿着斜坡穿过一排排旅店,从一个落地窗飘向另一个落地窗。雾气笼罩着家具陈设,在被风吹散之前,在镜子里投下飘渺的白影。

一切让我们焦躁不安。从人类种群的角度来看,我们可能会自责,即相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来说,我们的生命是否太长了。

一个杂技团的事故，一位老妪的心肌梗塞，一枚爆炸了的火箭，一片掉地的瓦砾，这些都将引起对重大责任的追究。人们或许喜欢真正的罪行，即激情的后果，而不是遗精的后果；应当是病痛的结果，而不是预防的结果，也不是意识发育不全的人模拟手淫的结果。

烦恼就是这样运作的，如同一个缠人的寄生物，干扰着将我们与生活连接起来的大脑电话线。就像是某样东西，它在生命的某个角落不停地死去。就像布扎蒂^①作品里的那个男子：他晚上回家，在过道里不小心踩到一只蟑螂。于是他彻夜不能入睡，妻子高声胡语，公鸡半夜打鸣，小狗狂躁不安。他爬起来，在过道里跌倒，正好压在蟑螂上面，那蟑螂还在垂死挣扎。这一次，他把蟑螂给彻底压死了。于是，屋里平静下来，妻子重新熟睡，小狗停止狂吠，一切恢复了平静。

① 布扎蒂(Dino Buzzati, 1906—1972)，意大利记者，小说家。为“神秘现实主义”的支持者，其中篇小说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怪异性。作品有《鞑靼人的沙漠》、《魔法外套》等。

随着命运在复杂技术中的逐步外化,冷漠也随之增长。

所有基因和医学的操作都在试图揭示人体的奥秘,其结果却使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漠不关心。

所有激发思想或激化思想的技术,其结果只能让思想对自身不闻不问。

思想连接是一项令人不堪的重负。

水的记忆与粒子的不可分性,还有关于黑洞的假设(这一切又秘密地相互关联着),这是一份构成近年来科学献给想象力的最美的礼物。尽管这种功能几乎永远不可能实现,但从今日起,这个功能却是真真切切的,像是思想的一个暗喻。

古老的城市都有一段历史,美国的城市经历了一种野蛮的扩张,那真是一些没有城建顾虑的城市炸弹。而新兴的城市却没有这些顾虑,既梦想拥有那不可能的过去,又向往那不太可能的城市爆炸。

两个对立的人造物。一个是野蛮的,即美国的进程,是价值的变迁和交替;另一个是令人惭愧的,即欧洲的价值重建(文化适应,

新城历史化,普遍性定型)。此外,美国或许不能再作为野蛮形式的理想典范,或许它正在堕入提升了的形式?

行动抑或敲诈? 投票、请愿、团结、信息、人权等等,所有这一切,人们以个人勒索或广告讹诈的形式,温柔地对你进行掠夺。

NO NO NO 视频。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,有个人在屏幕上一边跺着脚(循环放演的电视),一边叫着 NO NO NO!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数个小时,就像一个不愿罢休的小孩,或是一个绝食的人那样喊道:“要火腿,没有;要汤勺,没有;要桌子,没有。”

大部分时间,人们看不清他的面孔,因为他和所有的否定者、诅咒者、诽谤者一样,永远也挪不开脚步。他时不时地抬起眼,张开嘴,人却一动不动——他会停下来吗? 他会虚脱吗? 绝不会,他又重新喋喋不休地喊道——NO NO NO NO!

这是对我们所有被压抑的愤怒的神奇否认,产生一种怪诞的视觉。看他一小时是多么轻松啊! 应当把他安置到银行、营房和避难所的所有大厅里。

五个监视器上同时播放着普莱西德湖^①的冬奥会、撒哈拉沙漠的海市蜃楼、市郊的胡作非为,还有健美运动那迷人的技术。舒适的氛围,柔和的灯光,人们陶醉在无休止的电视光谱营造的甜美温柔中,这温馨的感觉不亚于机场小教堂里两个航班之间的祈祷。

如果说世世代代的农民一辈子劳作不休,应该给他们算算,他们花费的体力应该折算成多少休闲。

祖父到去世之时才停止劳动:他是农民。父亲在到年龄前就停止工作:他是公务员,所以提前退休(他患上了致命的疑难症,换来的却是提前退休,或许他命该如此)。我呢,从来就没有开始过工作,原因是我很快落入一种边缘的境地,一种长期休假的状态:我是大学老师。至于孩子们,他们还没有生孩子。这样,这条人生链已经持续到了懒惰的最高阶段。

这种懒惰具有乡村的本性。它建立在论功行赏和“自然”平衡的情感基础上。永远不应该做得太多。这是一条适可而止和尊重的原则,应该尊重劳动和土地的等值回报:农民付出了劳动,而剩下的应该让土地和神灵来奉献——即最主要的东西。这就是尊重不来自于劳动的原则,永远不能从劳动中得来什么东西。

^① 普莱西德湖(Lac Placide),英语为“Lake Placid”。指1980年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第十三界冬奥会。

这条原则会引起对宿命的某种偏爱。懒惰是一种宿命的策略，而宿命是一种懒惰的策略。正是这种偏爱，使我对世界同时抱有极端主义和懒惰的视觉。不管事情如何发展，我不会改变这种视觉。我讨厌同胞们的积极活动、创新动议、社会责任、雄心壮志和相互竞争。这些都是外生的、城市的、高效的和雄心勃勃的价值。这些都是工业的品质。而懒惰，它是一种自然的力量。

在他们或她们身上，总会发生一些事情。事件，怪事就在他们身上发生，就像瞬间的物质诱惑。只需和她们在城里散散步，就会唤醒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。其中不乏淫乱之事，邪门歪道。我呢，压根就没有这种恶魔般的冲动。除了有一次，我与“死亡擦肩而过”，在我邻近的周边，似乎没有真正发生过什么事情。命运在什么地方前进，那里就是静悄悄一片。我具有的唯一天赋，就是破坏机器，尤其是电子设备。我拥有一种否定的流体，一种惯性的流体。当然，在这些恶魔般的生灵身上发生的事情，大部分都属于接触性歇斯底里的范畴，但说到底，他们身上最终还是发生了某些事。而其他的人只能给环境消毒，只会把事情搞砸，只能够逃避最好的结果或最坏的结果，我认为这很不公平。

我很长时间内责备自己缺乏影响力，缺乏令人着迷的能力，这是一种虚假的冷漠带来的后果或效应。在命运缺失的情况下，你就只能去嘲笑那些事物——可怜的补偿。自责不断增长直至屈辱

的地步,我不得不承认,概念的想象力已经到达无能的最低点,到达遗传性不育症的状况。命运的报复(啊,策略!)

然后我对自己说,在如此顽固地被人疏远的状态里,总该有点什么精巧之处。某个与冷漠、惯性和麻木相反的妖魔——熵的妖魔那有气无力的反光,将事物引向最大的概率和绝对的平衡。如果人们遵循这个逻辑,悖论将如沙漠一般蔓延……啊,沙漠,这就是我强烈经历过的东西。那么,剩下的一切都得到证明,因为只需要一个唯一的激情就可以证明一种存在。是的,但这个激情,恰恰就是对空白的激情。

在克拉克^①的作品中,有一种关于星星熄灭的出色想法,说一旦将众神名字的词形表进行变格^②并说出后——after the spelling of the names of God^③,星星就将一一熄灭。这种想法与2001年后电脑屏幕上呈现的太空旅客的功能一一熄灭同样精彩。

① 阿瑟·克拉克(Arthur C. Clarke, 1917—),英国著名科幻作家,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,以及国际通讯卫星的奠基人。他的作品主要讨论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,其《童年的终结》(1950)、《城市和星星》(1956)、《2001: 太空探险》(1968)、《与拉玛相会》(1973)、《天堂的喷泉》(1980)等作品无不寓意深刻、脍炙人口。克拉克还善于运用哲学的方式,使作品具有一定的哲理性。

② 变格(décliner),在拉丁语、德语等一些欧洲语言中,名词必须按照其句法功能进行变格,如充当主语的主格,充当宾语的宾格等,不同的格具有不同的词形。这种按句法功能改变名词形态的语法现象就是变格。但在法语中,décliner一词也有“倾斜”、“没落”的意思。

③ 英语:意为“在拆解究上帝的不同名字之后”。

这个想法既精彩又具有讽刺意味：说纵然众神的数量无限，但他们的名字是有定数的；说人们能够达到命名的极限，这便是宇宙的秘密任务，还说计算机能缩短完成这个任务的期限。

世界末日将和风细雨地到来，这一想法真是令人鼓舞，通过一一熄灭灯火，宇宙已经找到并变格出自己的特别公式。对人类生灵而言，如能够在其数十亿的虚拟公式中至少变格出若干个公式，并且自己也消隐在对通用变格表的承担中，那就是完美的理想了。

此外，计算机的秘密目标也许就是通过对数据的彻底变格，从而让世界终结，正如摄影师的目标一样，想通过对图像的无休止的生产，让真实干涸耗尽。救世主的国际^①，同样也打算一个一个地抓取语言中的词汇，从反方向对它们进行变格，直到这个语言最终消失。

清晨的阳光洒在飞机上，洒在里约热内卢的丘陵上。机场里挤满了幽灵和孤魂野鬼。然而仍有一丝微光为这次中转赋予了些许魅力。

在这里，布宜诺斯艾利斯^②，盛行着法国思想最后的探戈。苟

^① 指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，即第一国际。

^② 布宜诺斯艾利斯(Buenos Aires)，阿根廷首都。全国最大城市，经济、文化和交通中心。享有“南美洲巴黎”的盛名。

延残喘的法国思想还在这里手舞足蹈，充满色情，野性十足，这是其他纬度的怀旧探戈。它让出口的末日处处开花结果，带着鲜活的和征服世界的能量在他乡蜕变新生。符号的新殖民帝国。

飞机里有苍蝇，这种事并不多见。有种对科幻小说的轻度恐慌。我看着它们一小时比一小时地多起来，渐渐充满了机舱，让空间窒息。苍蝇的喧闹呈几何级增长。乘客们最终在疯狂的蝇群围攻下一命呜呼，被吞噬干净。飞机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地增加，终于坠毁在森林里，而苍蝇呢，多亏它们身躯轻盈，竟能溜之大吉。

斯特罗斯纳^①。旅游的地狱。丛林中的柏油马路，涌向冒牌货的人群。一切都是假货，从照相机到香水乃至毒品无货不假，甚至连广告都警告游客，要当心假冒伪劣商品。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其瀑布的雄伟壮观。

^① 斯特罗斯纳(Puerto Stroessner)，巴拉圭东部城市，上巴拉那省首府。位于巴拉那河右岸，隔河与巴西为邻。该城市取名于巴拉圭前总统斯特罗斯纳之名。因世界最大的伊泰普水电站兴建而迅速发展，为仅次于亚松森的全国第二大城市。旅游业兴旺发达。